

再现深圳剿匪纪实小说

新安

往事

潘强恩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新安

往事

潘强恩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安往事 / 潘强恩著.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747-879-9

I. ①新… II. ①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75861号

新安往事
XINAN WANGSHI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王 颖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斯迈德设计
0755-83144278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 (批发) 0755-83460397 (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 (0755-83144228-808)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
定 价 24.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新安往事（前言）

新安县，原来属东莞县，到清朝才改为新安县，新安县原地盘包括香港，自从鸦片战争后才从新安县分割出去。新安县后改为宝安县，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也是宝安县建制。1979年改为深圳市。现在深圳老街东门一带是宝安县的旧城。

1950年，宝安县的国民党残余力量不少，也留下不少恶霸土匪。土改的时候，这帮匪帮与“台湾”、香港及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陈国培、潘仍村、栢老这些人都是真名实姓，这帮人曾杀害西乡土改队的革命同志，男男女女共30多人，这都是真实历史。

县委、县政府、公安局的党政领导的名字在本书中是化名。主人公原型与田岗村的原型在沙井镇也都可以找到脉络。在本书里，地名全部是真实的，情节上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虚构，为了使本书具有历史性、真实性、可读性，在文学创作中进行了必要的再提炼。读者读完这本历史文学小说，会更加加深对深圳的认识。

宝安县东、南、西皆环水，是个风水宝地，人杰地灵。从1700年前东晋起，由于战乱，著名的孝子黄舒流落沙井，死后葬在云林边；朱元璋灭元以后，新安县的何真领兵归顺明朝。在南宋末年，宋帝率领陆秀夫等文武百官逃到九龙，因此在现在香港仍有九龙城宋皇台，后来大量文武百官的亲属流落宝安县，以姓氏为村。像凤凰村的族人，皆为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人。万丰村的族人，是北宋潘美的后人。坐岗村的陈贵籍，官至户部主事（财

政部长)，主修广州陈家祠。

新安县在明代出了一位著名理学家潘楫，他著有《吕律图说》一书，被县奉为理乡贤。现在编辑的《深圳人物说》也有记载。宝安县在近现代史中，出了数百英杰。辛亥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宝安县三洲田发动起义。抗日名将曾生也出生在宝安县。还有东北野战军干部陈郁就是南头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广东省省长。这些国家功勋，为宝安的解放，土改，防止美帝国主义以香港为基地与朝鲜战争配合南北对进，保全国家主权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作者本为农民、支部书记，作为一个业余的文学作者，把此书写出只是宝安县众多事件一鳞半爪而已，不当之处，敬请原谅。

潘强恩

2009.7.1

新安往事提纲

时间：1950年冬至1952年冬。

地点：宝安，沙井乡田岗村。由于是边陲小村，此村的地理位置显得有点特别，在土改工作开始前，曾经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相互活动的地方，均没于此建立基本骨干，于是，成了游离于这二者之间的空间地带。此村既没有大地主，也没有极端贫困的农户。

时代背景：全国新中国成立后，田岗村土改工作开始，随着土改工作组的进驻，开始着手成立贫农协会（即贫协）与农会，在工作组进村搞调查，孤立地主阶层，团结贫下中农，斗地主的过程中，工作组确立了骨干与基本群众，这些人基本上是田岗村最贫困与比较有能力的人，并由此产生贫协与农会主席，开始于此基础上发展党员，成立党小组，逐步形成了背离于千年来形成的宗族势力之外的政治势力。也就是说，第一次有了非宗族势力与豪绅之外的正式群众组织，其组织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翻身做主人，而在于对宗族的分离与瓦解。由于是伴随着土改发生这种变化，对宗族的冲击是深层次的，是最根本的，因为于此之前，田岗村一直是氏族聚居，彼此之间均有血缘关系，并不存在附着阶级的政治因素。是土改，使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也正是由于如此的变化，才使得人物之间的关系变得不再单纯。

主要人物：人物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氏族聚居的田姓，人物与矛盾的主体；二是世仆邓氏，一个很独特的聚居群体，他们在此之前是依附于田姓而生存的，土改后，由于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可以不再仰田姓的鼻息，这股势力是借助于土改而产生的；三是外来人，即工作组，他们

是第一次出现在田岗村除宗族之外的政治势力，并且是掌握权力的，与宗族势力抗衡的，代表政府意志的势力，甚至是矛盾冲突的挑动者，他们的出现，打破了田岗村千年承袭的人物关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与任何人物都发生关系，但都不是涉及自身利益的关系，于是，这种人物关系就很特别，他们既卷入所有矛盾，又游离于矛盾之外，因为所有矛盾都不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给谁分土地，于他们来说都无所谓。而所有人都能与他们发生矛盾，因为所有矛盾的最终解决，权力掌握在他们手里。所以，这组人物在小说中处于人物关系的中心，他们是矛盾的组织者与解决者。

在田姓人物中，又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地主，即田姓氏族的管理与统治者，他们的意志并不因为土改与成分的划定而失去主导作用，即使在接受斗地主的过程中，他们仍然是田岗村的精神主导，这并不是说他们立志与工作组对抗，而是他们的存在是千年来伴随村庄存在而存在的，何况他们一直是田姓氏族的精神领袖。二是贫农阶层，他们与地主阶层并不构成很尖锐的矛盾，原因是他们与地主阶层存在血缘关系，在他们与地主阶层之间，同时还存在着宗族，即由祠堂统帅的关系，因为土改分田地，其中最主要分的是祠堂的土地，田岗村的土地主要掌握在祠堂，地主拥有的土地仅仅只占村庄土地的一小部分。于是，这一阶层的贫农，很清楚自己要分的主要是祠堂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说到底其实也是属于自己的，因为具体到每一个田姓人氏，他们均拥有祠堂的土地，只是这种拥有不具体写入每个人的名下，而是作为分红与田姓人的福利来体现，于是，他们知道自己分的土地，其中绝大部分是祠堂的，也可以说是自己分自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与地主阶层的关系，并非是工作组所希望的敌对关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工作组与地主之间，所构成的人物关系就很特别。在与地主发生矛盾时，同时也会与工作组发生矛盾，使工作组挤在这二者之间，这样也就可能形成贫农与工作组的矛盾。而工作组与贫农阶层的矛盾，其实也掺杂了与地主的矛盾。三是贫农中新冒出的领导阶层与贫农阶层的矛盾，即贫协主席与农会主席与贫农阶层的矛盾。由于这一阶层是新冒出来的，在矛盾中带有极大的盲目性，他们被夹击于工作组、贫农与地主之间，可

以说三面受敌，而他们又不具有自主意识，所以，这组矛盾就很特别，构成了小说最主要的矛盾，也是最出彩的矛盾。

邓姓人物由于是世仆，他们是游离于宗族之外，没有祠堂的氏族，他们参与分土地，田姓人氏是非常不满的，因为他们的参与，使具体到田姓人氏的土地少了，而且还把属于田姓人共有的，属于田姓祠堂的土地分给了他们。于是，他们与田姓的所有人都构成矛盾，但他们参与分配土地，是得到工作组支持的，由不得田姓人氏高兴或不高兴。这样，他们与田姓的所有人都构成了矛盾，或者说很敏感又很微妙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田姓人氏很害怕他们由于有工作组的重视而担心贫协与农会的重要职务，于是，在斗地主与定成分的过程中，他们的积极参与就让所有的田姓人感到害怕，毕竟他们是村里唯一不受宗族管治与祠堂约束的群体。

工作组由于是临时组建的，他们是外来人，对村庄的情况并不了解，但他们有着阶级意识，要落实政府的一系列决定，而个人的性格与意志又决定着政策的落实与贯彻，在田姓与邓姓、在贫农与地主之间，他们的矛盾有着很大的随意性。

主要矛盾：是随着土改工作的进程而推进的。比如说，工作组进村，斗地主，定成分，分浮财，成立贫协与农会，随后是分田地。在斗地主的过程中，卷入村庄里固有的人际关系与矛盾，随着工作组的工作一步一步地深入，矛盾也越来越深入，矛盾的高潮是成立了贫协与农会后的分田地与分浮财，土地与浮财到手，各个阶层人的精神面貌当然是高兴的高兴，骂娘的骂娘，即使是分了田地的贫农，也不是全部都高兴，有些人认为，属于自己名下的田地由于土改反而更少了，是他人分了自己的田地，所以，唯一高兴的人是邓姓人氏与工作组。正因为土改并不是让所有人都高兴的事情，这样的矛盾就显得很特别，具有珠江三角洲的地域性：土改打土豪分田地，土豪是打了，分的田地主要是祠堂的公田，这样就把矛盾深入到土改本身的深层；土改虽说只有党中央领导下的土改，但具体到一个村庄，具体到每一个人，土改是不同于党中央领导下的土改，是属于每一个村庄与个人的土改，是富有每个人个性的土改，参与的人，都带有他个人的情感经历

与个人的生命历程。所以，这样的矛盾具体到每个人是不相同的，就显示出了一个村庄与每个个人富有个性的土改，透过土改反映出了村庄与人物的命运。

以此去解构矛盾，就必须围绕土改把很有特点的故事带出来，这些故事是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比如田大喜，他是一个地主与贫农乃至工作组都能接受的人物，他曾经做过蚝农，很能抓鱼摸虾，是个精明的人，他之所以让工作组看上，并让他去做农会会长，随后还发展为中共党员，主要是工作组进驻田岗村时，他恰好和地主产生了很激烈的矛盾，其矛盾是他在地主的水圳里布渔网，让从田里逃出来的鱼落入他手里，而田大喜则认为他是在水圳里布网，水圳并不完全属于地主，要说属于谁，那也是祠堂。两人为此事争吵，恰好让工作组看到了，认为这是一个敢于与地主作斗争的人物，在物色田岗村的领导人时，想起了田大喜与地主争吵的那一幕，就这样把田大喜初步定为以后要成立的农会会长。而田大喜与地主的矛盾和关系，并非如工作组想象的那样对立，地主还是田大喜同一祖宗的叫法下的伯伯，其矛盾仅仅只是村民之间很寻常的矛盾，并不构成如工作组想象的阶级矛盾。这样，如此的矛盾让工作组放大后，就显得很有意思，让田大喜左右为难，要去做他并不想做的事，同时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的事。于是，这样的矛盾就显得很有情趣，为从更广泛的层面把田岗村的故事与人物拉进来，通过土改这个大矛盾去展示每个有独特技能的人的故事。这样的写法是以大矛盾引发故事与人物。主要矛盾是为人物与故事服务的。

虽说人物矛盾是发生在土改中，但要注意矛盾的推进，不要把所有人物故事都放在比如说斗地主这一进程上，要有层次地展开，这是最主要的，否则矛盾就停留在一个层面。

1

太阳睡醒了，伸着懒腰慢吞吞地走出来。田岗村支部书记田大喜夜里老失眠，睡不好，五点就筹备土改斗争大会。他高高的个子，有 1.75 米，身材虽瘦削，但骨头硬，牙齿相当锋利。有一次人们打赌，谁能用牙齿咬住装有一百斤重的谷子走三米远，就把谷子奖给他，田大喜听到了，不声不响地走到禾塘前，弯下腰，张开大嘴用牙齿咬住竹笋提起来，果然走了三米远。从此人们就给他一个绰号——铜牙钢齿。早上八点钟斗争会开始，田岗村两千人齐齐来到斗争会场，武装的民兵把那地主押到会场的中间，让他跪在地上。田大喜宣布斗争大会开始，刹那间，会场上人头攒动。有人大声嚷道：“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土豪劣绅，打土豪分田地。”这时，农会副会长田木桶举起手来叫起口号：“打倒地主分子，打倒恶霸坏分子！”人们都跟着叫喊起来。田大喜走下主席台，用手指着那地主问道：“你家为什么占有那么多土地，为什么你娶那么多老婆？”那地主不慌不忙说：“地多家富，妻多子旺。”田大喜大声说：“第一句我听得入耳，至于你三妻四妾，你行吗？”那地主说：“怎么不行！我经常吃鹿茸、鲍参翅肚、沙井蚝、基围虾，哪有不行的。”田大喜说：“你以为你的身体很好了，看你经不经打了。”他大声命令道：“民兵同志，把那地主的裤子脱下来，往屁股上狠狠地打，打他九十九下！”两个民兵接到命令就把那地主按到地上，把他的裤子真的脱下来，露出白白的屁股来，那地主死死地捂住下身。有人大声地嚷道：“把他的手掰开，看他的‘爪’有多粗有多长。”会场上哄的一下大笑起来，这

时那两个民兵拿着扁担啪啪的朝着那地主地屁股真的打了九十九下，刹那间，那地主的屁股上冒出血来，一下子他就昏过去了。过了一会，那地主醒过来说：“我算什么，四川督军杨森，地比我多着呢，老婆有九十九个。”这时田大喜一听生气了，又狠狠地打了那地主两个耳光。这时，会场上有人大叫：“不准打人！”人们愣了，只见从人群中走出一个解放军，威风凛凛。大声喝道：“住手，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党的政策的。”那地主躺在地上喃喃地说：“怪不得共产党得了天下，原来他们的政策是那么开明的。”那个解放军操着东北口音说：“我们从东北打到广东，都是为广大人民利益的。打土豪、分土地是我们革命手段的一部分。但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对于地主要斗争，没收他们的大部分土地，但应按他们的亲属，按人头留一份，让他们自耕自种自食，在斗争过程中，不能采取侮辱手段对地主进行人身侮辱……”

斗争大会散了，田大喜心里很不舒服，走到解放军驻地找那个解放军。那解放军是东北野战军的团政委，名叫吴景山，他热情地接待田大喜，又斟茶又倒水。一下子把田大喜弄得热乎乎的，一口怨气消了许多。

吴景山说：“大喜同志，你是支部书记，要熟练地掌握党的政策，打了土豪地主，农民分到土地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

田大喜也曾多次听过这些，但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他真是弄不清楚。于是，忙问：“老吴同志，你说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我这个人只念过几天私塾，什么社会也搞不清楚，能不能具体地讲给我听听。”

吴景山见这个高瘦硬朗的农村支部书记很有求知的欲望，于是从床头里拿出一本《二十四史》简读本，递到田大喜手上说：“这是一本历史常识的普通读本，也很难看懂，我就简单讲几句，作为导读吧。所谓世界历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我们中国到

1840年以后,就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国弱民贫,愚昧落后,受欺挨打。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以马列主义为武器,以苏联为榜样,推翻了三座大山。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慢慢过渡到社会主义,发展到一定高度,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田大喜回家以后,这一夜没有睡好,觉得要做好当前工作,就要了解党的政策,注意工作方法。他回想起斗地主那个场面,觉得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如果他家不是地主成分的话,一定要去向人家道歉、赔礼,甚至付医药费。到了早上八点,他到农会办公的时候,刚好碰见那地主的四姨太,田大喜把脸转到别处去,正准备大步跨过,这时一声甜甜的女声普通话传过来:“田书记,请慢走!”田大喜回过头来,然后停止脚步说:“四姨太,你要什么花招?”

四姨太不但不生气,反而笑嘻嘻地说:“你昨天真够狠,简直是土皇帝,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不是南方人。”

田大喜惊异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南方人?”

四姨太说:“我是北方出生长大,看的土皇帝多了,看你举手投足就像北方人的样子。”

经四姨太一说,田大喜想起自己的祖上就是春秋战国时七国之中的齐国人,田横是田大喜的老祖宗。多年来,田氏家族繁衍生息,直到明末清初,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田氏家族从山东向南迁,途经数省,在广东新安县田岗村定居下来。说起这个村,自清朝之后,也出过几个人物,像才子田龙佑,户部主事陈贵籍,也是一个人口达1800多人的大家族。在田岗村里面,田姓的男人占95%,是一个单姓家族,连那地主也是姓田的。在这次土地改革中,田大喜与土改工作组划起成分,划出地主11人,中农300多人,其余大部分都是贫下中农。田大喜为什么仇恨地主恶霸呢?因他从小就受那地主的爸爸欺负,租他的田来耕,契约写好,到交租的时候,那地主就小斗换大斗,小秤砣换大秤砣,为了这个,田大喜的父亲就和那地主论理,结果那地主命令家丁把田大喜的父亲打成重伤,父亲临死前说:“你

不要留在村里，往外闯一闯，说不定有个时来运转，到时候就回来。”田大喜听了父亲的话，真离开了田岗村到粤北山区参加游击队去了。

几年后，田大喜听说家乡解放了，都在分田地，于是他就回到了家乡，组织上安排他当了支部书记。突然，四姨太悄悄地问田大喜：“我能不能离婚？”田大喜不假思索地答道：“能！他三妻四妾，现在政府是不允许的。”四姨太喜上眉梢：“真的？那离了婚以后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找个老公？”田大喜哈哈大笑：“我还没有结婚呢！哪能帮你找老公？”四姨太嘻嘻地说：“我能不能嫁给你呢？”田大喜忙摆摆手：“不！不！不！你是地主分子的小老婆……”话没说完就大步扬长而去。

严冬过去，大地回春，南方天气渐渐温暖。田大喜走在大路上，突然，耳朵里传来一阵像百灵鸟一样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迎面走来一位英姿飒爽的姑娘，身穿淡黄色薄军衣，但没领章，头上也没戴帽子，头发乌黑，鹅蛋样的脸模子，走起路来，步履轻盈，她后面还跟着一个小姑娘。她们走近了，只见那姑娘用东北口音向田大喜问道：“同志，往田岗村的农会怎么走？”田大喜用手一招：“你们跟我走吧。”农会设在田岗村的祠堂里，祠堂里的神位早已扔出去了，田氏宗祠的横匾也斑驳脱落。祠堂里面，只留下一个人站岗，其余的农会成员都出去丈量田了，祠堂中堂摆几排办公桌，田大喜把两位北方姑娘带进祠堂，右手一伸：“请坐！请问你们找谁？”那黑头发的姑娘说：“我们是县委土改办的工作人员，找田大喜会长。”田大喜答道：“我就是，有介绍信吗？”那小姑娘就从挎包里掏出介绍信，交给田大喜，田大喜接过，拆开信封打开一看，只见里面写着：

田岗村农会：

因田岗村情况复杂，根据新安县土改办研究，派吴美英和徐小玉两位同志驻点，希望贵农会接洽，并安排住宿。

新安县土改办

一九五一年三月八日

田大喜见县里派来同志，表现出满腔热情：“好，好，派人来协助我们工作更好，我们这里土改涉及很多女人的事，有女同志来就方便得多了。”

吴美英今年 23 岁，是吴景山政委的女儿，由于吴景山认为田岗土改情况复杂，通过县办，把女儿调来了。田大喜招手让门口站岗的民兵进来，说：“通知妇女主任陈平娇安排好县里两位女同志的住宿，房子要干净，还要注意安全保卫。”过了一会，陈平娇就过来了，一开口就说：“我们的书记真有福气，派来两个小观音。”说着，拉吴美英和徐小玉的手说：“我刚才也接到电话，说是要派两个女同志到我们的田岗村来协助工作，说了很多话，总之安全第一。美英同志，上级对我们田岗村是很关心的，上面有什么要求吗？”

吴美英说：“我们作为新安县调研组，每个村都很复杂，斗争非常激烈，我们西乡土改工作队十几位同志，晚上被从香港入境的美蒋特务杀了。特务逃走的时候，被边防军开枪打死了几个，还有十几个武装的美蒋特务乘坐飞艇逃到香港去了。因此，上级要求，尽管解放军武器并不充足，也要在沿海的几个村组织一个民兵连，并且按人数发些枪支弹药。”

田大喜沉吟半晌：“上级比我们考虑得周到啊，吴美英同志，我们在一个月内把一个民兵连组建武装起来。”陈平娇大声说：“田书记要当民兵连长。”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好。”

田大喜说：“关键的是人，一个民兵连起码 90 人，要找一批贫下中农的子弟参加，否则，保证不了这支队伍的纯洁性、战斗性。”

吴美英说：“听说田支书也在游击队里呆过，有战斗经验，一定能办好这支民兵连。平娇同志，这里的妇女工作做得怎么样？”陈平娇未婚，但身材却肥胖一点，有人给她起了个绰号“新地主婆”。她

嗓门很大声地说：“我们村的妇女都很保守，还有几个扎脚婆，到她们那里去动员她们放脚，不要扎脚，还遭她们一阵骂呢。”

大家正在谈话，只见农会副会长田木桶飞步入祠堂大声嚷道：“不好了，那地主把四姨太捆在家里吊起双手，在家里拳打脚踢，快要打死了，赶快去救人吧。”

田大喜和四姨太就在半路说了几句话，这件事就像电报一样飞了出去，四姨太还没到家，那地主早气得直哆嗦，四姨太一进家门，那地主不顾受伤的屁股，用手指抖抖颤颤地骂道：“你这贱骚货，光天化日与田大喜这个死对头打情骂俏？”

四姨太没有理会他，任凭他打骂，那地主身体底子挺好，大声说：“你知道吗，田大喜的父亲是被我们重伤致死的，现在田大喜公报私仇，仗着他当了农会会长，毒打我一顿，也差不多把我打死。”只见四姨太哼了一声：“看来是冤冤相报吧。”那地主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这个吃里爬外的东西，我花了一百多两的金子，将你从长春买回来，供你衣食饱暖，你这样没良心。”

四姨太回答道：“你把我买回来是说当佣人的，你逼我当了你的四姨太，我是不愿意的，现在解放了，我要离婚！”那地主吼一声：“啊，原来你与田大喜勾搭上了，打！给我狠狠地打！”那地主的两个兄弟马上把四姨太双手捆着吊起来，用皮鞭抽打四姨太，四姨太哇哇地嚎哭起来。

那地主今年五十多岁，光着头，生得凶神恶煞的样子。他的大儿子田小春跪在地上说：“爸爸，你放过春娥吧……”

那地主不知所措，指着儿子：“你、你干什么？”

四姨太叫了一声：“小春，你不要他……”

这时候，田木桶、陈平娇冲进来，只听陈平娇大叫一声：“不许打人！”说时迟那时快，田木桶和吴美英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四姨太从吊棚里放下来。

陈平娇和徐小玉把四姨太送去医疗所。田木桶、吴美英和一个民

兵留了下来，继续审问那地主。

田木桶二十九岁了，是个光棍儿，他和四姨太在路上见过几次面，只是打个招呼。四姨太真名叫张春娥，她长得不像北方姑娘，娇小玲珑的个子不超过一米六。田木桶每次碰见四姨太，心总是跳。他心里有个打算，如果政府不准那地主三妻四妾，就把四姨太娶回家去。

那地主不是好对付的，他瞧了一眼操着普通话的美英，心想，这女的肯定是东北来的。好，利用你们这外乡人，做些文章让你田大喜下不了台。于是，那地主信口开河说：“你那农会会长，一早就看中了我四姨太了，不错，我与他有私仇，他倚仗农会会长的地位，在斗争大会上当场把我裤子脱下，打得几乎死去，今天一大早，他找我四姨太，众目睽睽在路上窃窃私语。我虽然是地主，但不至于死刑，你们共产党也是有王法的……”

田木桶听了，心想：那地主似乎有道理，我觉得田大喜当农会会长之后，更加飞扬跋扈，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把田大喜搞掉，他故意说：“那地主，你是斗争对象，要说实话呀！”

那地主说：“我说的是大实话，田大喜就是要把我弄死，夺走我的四姨太……”

田小春忙制止老头子：“父亲，说话注意分寸，其实，四姨太我是清楚的，她家也是贫苦人，是买过来当侍女的，并不是要做我的四姨娘。”

“住口！”那地主怒目盯着田小春：“四姨太的事我比你更清楚，红颜祸水。”吴美英听那些广东话听不清楚，问田木桶。田木桶说：“那地主说田会长公报私仇，要夺走他的四姨太。”

吴美英听了，觉得不可思议，说：“我认为大喜书记不是这种人，我们且莫听他胡言乱语，了解清楚再说。”说完她独个走了。田木桶还继续留下来，那地主见田木桶好像有利用价值，又接着说了一遍：“木桶呀，我们都是同宗同姓的，虽然划了阶级，也划不断血缘。其实四姨太虽为我四姨太，其身曹营心在汉，早晚都不是我的人，

我老了，年轻女人对付不了许多，何况我还有三姨太二姨太呢，如果你……”那地主发觉自己说漏口，忙遮掩说：“这些我不说你也明白的，何况还是农会的副会长呢，我家的事，以后多多依仗呢。”这时站在门口的一个民兵走进来说：“田书记通知田木桶同志开会。”田木桶才离去。

晚上，田木桶找到了四姨太。陈平娇把四姨太安排在一间偏屋里。四姨太觉得这里很舒服、很自由，不愿意回那地主的家。陈平娇和她聊起来：“四姨太，那地主怎么那样狠心，将你吊起来毒打，你是否和田大喜书记有来往？”

四姨太说：“我与田会长刚好在路上碰见，只问了问，我能不能离婚？他说可以。我故意开了个玩笑：我可以嫁给你吗？四姨太还没有说完，陈平娇就插话：“那田大喜态度怎么样？”

四姨太说：“这时，我看见他的脸色很难看，脸色一会红、一会紫、一会青。”

陈平娇大声说：“四姨太，我警告你，你以后不要引诱田大喜同志！”

四姨太说：“哪敢高攀呀，只要离开这个家庭，随便找个男人我都愿意嫁！”

陈平娇故意诡秘地问：“听说田小春很喜欢你，这件事是真的吗？”

四姨太毫无保留地答道：“是的，几年前，那老头子把我买回来的时候，是当丫环使用的。开始小春就很喜欢我，我们像一对小夫妻似的，结果把那老头子惹怒了，索性把我占了，就一夜之间变成了四姨太。”

陈平娇又问道：“你恨那地主吗？”

“恨，怎么不恨，我一辈子都恨他，我不是自愿的，我喜欢的人是小春。”四姨太还未说完，陈平娇就问：“你是四姨太，从辈分说，你已是小春的四妈了。按伦理说，你怎么办呢？”四姨太说：“只有